

宇宙人科幻系列



隐形人

The Invisible Man

(英) H. G. 威尔斯 著

苏舟 译

其音 插图

海天出版社



隐形人

The Invisible Man

(英) H. G. 威尔斯 著

方舟 译

冯潜 插图



海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隐形人/(英)H.G.威尔斯著;方舟译.—深圳:
海天出版社,2005
(宇宙人科幻系列)
ISBN 7-80697-458-X

I.隐... II.①H... ②方... III.科学幻想
小说—英国—现代 IV.1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24924号

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518033)
<http://www.htph.com.cn>

责任编辑:丁放鸣 胡小跃
美术编辑:李萌 责任校对:黄皓
责任技编:卢志贵 封面设计:冯潜

深圳市海天龙广告有限公司制作输出 Tel:83461000
深圳市福威智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海天出版社经销
2005年8月第1版 2005年8月第1次印刷
开本:889mm×1194mm 1/32 印张:6.25
字数:130千 印数:1-6000册
定价:12.00元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陌生人光临	1
第二章	特迪·亨弗雷的第一印象	9
第三章	一千零一个瓶子	16
第四章	卡斯先生会见陌生人	24
第五章	盗贼光顾牧师的家	33
第六章	发疯的家具	36
第七章	陌生人露出真面目	42
第八章	在途中	53
第九章	托马斯·马维尔先生	54
第十章	马维尔先生造访伊平村	63
第十一章	在“车马旅舍”	66
第十二章	隐形人大发雷霆	71
第十三章	马维尔先生提出辞职	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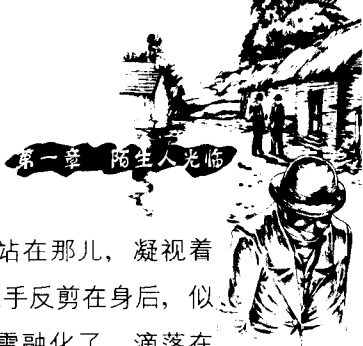
第十四章	在斯托港	83
第十五章	奔跑的人	90
第十六章	“快乐的板球手旅馆”	93
第十七章	肯普医生的客人	99
第十八章	隐形人睡觉	110
第十九章	某些基本原理	115
第二十章	在波特兰大街的房子里	122
第二十一章	在牛津街	134
第二十二章	在百货商场	140
第二十三章	在特鲁里街	147
第二十四章	计划失败	158
第二十五章	追捕隐形人	163
第二十六章	威克斯蒂德凶杀案	167
第二十七章	包围肯普的住宅	172
第二十八章	自取灭亡	184
尾 声	192

第一章 陌生人光临

二月初的一天，风雪交加。一个戴着厚手套，拎着一口黑色旅行小皮箱的陌生人，顶着刺骨的寒风和漫天的大雪——这一年来最后的一场雪——越过了开阔的高地，看起来他是从布兰伯赫斯特火车站走过来的。他浑身上下裹得严严实实，除了露出发亮的鼻尖，他的脸也被那软毡帽的帽檐全遮住了。白雪积在他的肩上、胸前，在他的皮箱上也镶上了一道白边。他步履蹒跚、半死不活地走进了“车马旅舍”，将皮箱掷在地上。“生个火，”他嚷道，“做做好事！给我个房间，生个火！”他在酒吧间里跺了跺脚，将身上的雪花抖落，随后跟着霍尔太太到会客厅谈价钱。听了霍尔太太的介绍之后，陌生人对价格予以默认，往桌上扔了两个金镑，就这样在这家小旅馆入住了。

霍尔太太生起了火，让他呆在那儿，自己则亲手给他做饭去了。在冬天里竟然有人到伊平村来往店，这真是前所未有的好运气，更何况这客人还不爱讨价还价。她决定不能辜负了这好运气。熏肉正在锅里做着呢，那个磨磨蹭蹭的助手米莉，被她巧妙地讥讽了几句之后，动作也稍微利落了些。这时候，霍尔太太就把桌布、盘子和杯子拿到客厅，大张旗鼓地铺摆好。让她奇怪的是，尽管壁炉里火烧得很旺，可是那





客人仍旧戴着帽子，穿着外套，背对着她站在那儿，凝视着窗外院子里纷飞的雪花。他手套还戴着，双手反剪在身后，似乎陷入了沉思。她注意到残留在他肩上的雪融化了，滴落在她的地毯上。“先生，把您的帽子和外套交给我吧，”她说，“我给您拿到厨房去烘烘干。”

“不用了。”他头也不回地说。

她没听清楚他说什么，正打算再问一遍。

他扭过头来看着她，强调着：“我宁愿穿戴着。”这时她注意到他戴着一副侧面也有镜片的蓝色眼镜，浓密的络腮胡子支楞在外套领子外面，把他的脸全都遮住了。

“好吧，先生，”她说，“随您便。待会儿房间就会更暖和的。”

他不置可否，再次别过脸去。霍尔太太也觉得自己搭讪的时机不对，就匆匆将其余餐具摆放好，飞快地出去了。等她再回来的时候，他仍然像一尊石像似的站在那儿，驼着背，领子立着，滴水的帽檐耷拉下来，把他的脸和耳朵完全遮住了。她故意把蛋和熏肉重重地放下，不是在说而是在对他喊：“午饭好了，先生。”

“谢谢。”他应声而答。但在她出去关上门之前，他纹丝未动。门一关上，他立马转过身来走到桌子跟前。

当她从酒吧间后面往厨房走的时候，她听到一种按节奏重复的声音——咯嚓、咯嚓、咯嚓，是汤勺在盆子里迅速搅动发出的声音。“这丫头！”她说，“哎呀，我忘得一干二净了！她可真能磨蹭！”她亲手把芥末调好之后，就狠狠地责备米莉慢得出了奇。她已经煎好了火腿蛋，铺好了餐桌，什



么事都做好了，而米莉（真能帮忙！）只做好了一件事，那就是把芥末给耽误了。他可是位新来的客人，还打算住下来呢！说完之后，她把芥末瓶装满，庄重地放在一个镏金的黑色茶盘上，端去客厅。

她敲了敲门，迅速走了进去。这时客人飞快地动了一下，所以她只瞥到一个白色的东西消失在餐桌后面。看上去他好像是在从地板上捡什么东西。她啪的一声把芥末瓶放在桌上，随即注意到他已经把帽子和外套脱了，放在壁炉旁的一张椅子上。一双靴子湿漉漉的就靠着她壁炉的铁围栏，这很可能会让围栏生锈。她果断地走了过去，用一种不容置疑的声调说道：“我想现在总可以把它们拿去烘干了吧。”

“帽子别动。”客人用一种含糊的声音说。她转过身来，只见他坐在那儿，抬起了头看着她。

一时之间，她呆在那儿，盯着他，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他手拿一块白布——他自己带的餐巾——挡着腮帮，这样他的嘴和下巴都完全给遮住了，发出的声音自然就含糊不清。但霍尔太太惊讶的并不是这个，而是他蓝色眼镜以上的额头整个被一条白色绷带缠满了，两只耳朵又给另外一条绷带裹住了，使得他整张脸就剩下那个耸立的粉红色鼻子露在外面。他的鼻子一如最初所见的那样，呈鲜粉色，还发亮呢。他身穿一件暗棕色的天鹅绒上装，亚麻作衬里的黑色高领向上翻起，将他的脖子围住。浓密的黑发从交叉的绷带下方和空隙中顽强钻出，形成奇形怪状的发辫和翘角，使他的模样古怪到了极点。这个用绷带蒙裹住的脑袋实在出乎她的意料，所以一时之间她怔住了。



他仍然举着餐巾没拿开。这时她看到他手上还戴着棕色的手套，正透过高深莫测的蓝色眼镜凝视着她。“帽子别动。”他说道，声音非常清晰地从白色餐巾下传出来。

她从刚才的震惊中回过神来，把帽子重新放到炉火边的椅子上。“我不知道，先生，”她开口说，“那个……”她尴尬地停了下来。

“谢谢你。”他冷冷地说，目光从她身上转到门上，又重新回到她身上。

“我会把它们烘好的，先生，马上就好。”她边说边抱着他的衣物走出房间。临出门时，她瞄了一眼他那裹得白白的脑袋和蓝色的护目镜，他的脸仍旧在餐巾的遮掩之下。随手关门的时候，她有点发抖，满脸的惊诧困惑。“啊哟，”她低声自语，“从没见过这样的人。”她轻手轻脚往厨房走，心神恍惚，以致到了厨房都没问过米莉在乱七八糟干什么。

客人坐在那儿，听着她的脚步声渐行渐远，先怀疑地看了看窗户，这才拿开餐巾，接着用餐。他吃了一口，又疑心地看了看窗户，接着又吃了一口，然后拿着餐巾起身，穿过房间，将遮帘放下来，一直放到遮住下面窗格的白纱帘的顶端。这样一来，房间里就一片昏暗，他神情轻松了一些，回到桌旁继续用餐。

“这可怜的家伙要么是撞上了意外，要么是刚做过手术或者别的什么。”霍尔太太说，“那些绷带可真把我给吓坏了！”

她加了些煤，打开晒衣架，把客人的大衣铺在上面。“还有那副护目镜！啊唷，他看起来不像是个人，倒像是个潜水头盔！”她把他的围巾挂在晒衣架的一角上。“还一直拿手帕



捂着嘴，说话也捂着！……莫非他的嘴也受了伤？——有可能。”

她转过身来，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事，马上转移了话题：“哎呀，我的天哪！你还没把土豆烧好吗，米莉？”

当霍尔太太去收拾那个陌生人的餐桌时，她更加相信自己的假设没错：他的嘴一定是在意外事故中受了伤或是变了形。因为他正在抽烟斗，而当她在房间里时，他自始至终没有拿开那条围着他下半个脸的丝巾，把烟斗往嘴里送。但这并不是由于他健忘，因为当烟丝闷着烧完了的时候，她还看见他瞥了一眼。他吃饱喝足了，全身暖洋洋的舒服得很，这会儿背对着窗帘坐在房间的角落里，说起话来，话语也不再像之前那样简短得过分。炉火映在他的大眼镜上，给它们带来一种从未有过的火红的生机。

“我有些行李，”他说，“在布兰伯赫斯特车站。”他问她怎样才能让人把它送来。他彬彬有礼地点着他那包扎着的脑袋，感谢她的解答。“明天！难道就不能快些送来吗？”他说。当听到她否定的回答后，他显得颇为失望：她能肯定吗？就没人赶着两轮马车去车站吗？

霍尔太太十分乐意地回答了他的问题，并打开了话匣子。“先生，高地附近的路很陡。”她回答了关于两轮马车的问题，然后抓住机会说：“一年多以前，有辆四轮马车就是在那儿翻了车。车上的绅士和他的马车夫都死了。意外总是一眨眼工夫就发生了。先生，不是吗？”

但是客人可不是那么容易被引出话来的。“是的。”他隔着丝巾说，目光透过他那深不可测的眼镜静静地看着她。



“意外发生起来那么快，但恢复起来花的时间可不短呢。先生，您说是吧？……就拿我外甥汤姆来说吧，真是滑稽，在干草地上一跤跌在镰刀上，把手臂割伤了。上帝保佑！他足足绑了三个月的绷带。先生，只怕您不信，现在我一看见镰刀就害怕呢。”

“对此我很有同感。”客人说。

“有段时间，他很害怕要做手术。要知道，先生，他的情况糟得很。”

客人突然爆发出一阵大笑，笑声尖利而恐怖。“是吗？”他说。

“没错，先生。不过说起我照顾他的那些事可不那么好笑——他妈妈忙着照顾其他更小的孩子——我得给他缠绷带、拆绷带。所以，先生，请允许我斗胆地说……”

“给我拿点火柴来好吗？”客人非常突然地打断她的话，“我的烟斗灭了。”

霍尔太太的话到嘴边又给噎了回去。她把自己对人所做的善事都告诉他之后，他这么做当然是太过无礼了。她气呼呼地看了他一会儿，然后想起他付的那两个金镑，于是就去取火柴。

“谢谢。”当她把火柴放下的时候，他简短地说了一句，就转过身子，重新凝视着窗外，摆明了不想再搭理她。显然，他对手术和绷带之类的话题很敏感。她终归没有能“斗胆”说什么。可是他那副怠慢的样子已经把她惹火了，所以那天下午她没少拿米莉出气。

客人在会客厅里一直呆到下午四点，丝毫没给人打扰他



的理由。大部分时间他很安静；借着火光，似乎可以看见他坐在渐渐浓重的暮色中抽着烟斗——也可能是在打盹。

要是好奇者在一旁偷听的话，也许会听到他翻动了一两次煤，还可以听到他在屋子里踱来踱去，走了有大约五分钟时间。他好像在自言自语。然后，他再次坐了下来，扶手椅嘎吱嘎吱地响了起来。

第二章 特迪·亨弗雷的第一印象

下午四点钟，天色已经非常昏暗，霍尔太太正鼓起勇气想进去问客人要不要用下午茶，这时候，钟表匠特迪·亨弗雷走进了酒吧。“啊呀，霍尔太太，”他说，“对于穿薄靴的人来说，这天可真是糟糕透了！”此时，外面的雪正下得一阵比一阵大。

霍尔太太对此表示赞同，然后注意到他随身带着他的工具包，马上就有了个好主意。“特迪先生，既然你来了，”她说，“要能帮我看看会客厅里那座老钟就好了，它还在走，报时敲得准确响亮，可时针总是指着六点不动。”

她带路来到会客厅门口，敲门走了进去。

她推开门，看见客人坐在壁炉前的扶手椅上，缠着绷带的脑袋歪在一边，好像是在打盹。屋里惟一的光线就是炉火发出的红色光芒——他的眼睛在火光映衬下就像是逆向铁道信号，低垂的面部却仍然在幽暗之中——还有就是近晚时分残余不足的天光，还是透过打开的房门照射进来的。屋里的一切本就昏暗发红、朦胧不清，加上她刚刚点亮了酒吧的灯，眼睛还有点发花，所以看过去就更觉得如此。可是有一会儿，她发觉她看着的这个男人有一张咧得大大的嘴——巨大得令人难以置信，占据了她的脸的整个下半部分。这一瞬间，她



看到的就是：包裹着白色绷带的脑袋，戴着怪异护目镜的眼睛和下面这道巨大的裂缝。然后他动了动，从椅子上猛然惊起，双手向上举着。霍尔太太把门大开着，房间里亮堂了些，这下就看得比较清楚了，他的脸上围着丝巾，一如之前拿着餐巾挡着脸那样。她心想应该是影子让自己看走了眼。

“先生，这个人要来修一下钟，你不介意吧？”她从一时的震惊中回过神来，说道。

“修钟？”他睡意未消地环顾四周，掩着嘴说道。随后，他又清醒了一些，“当然可以。”

霍尔太太走开去取灯，他站起身来伸了伸懒腰。灯拿来了，特迪·亨弗雷进了会客厅，迎面看见这位绷带包裹的人。事后，他说自己当时“吓了一跳”。

“下午好。”陌生人打量着他，说道。亨弗雷先生后来说，那人戴着深色眼镜，“活像只龙虾”。

“我希望，”亨弗雷先生说，“没有打扰你。”

“没有没有。”陌生人说道。“不过我以为，”他转向霍尔太太，“这房间确实是给我个人用的。”

“我想，先生，”霍尔太太说，“你应该会愿意让人把钟……”她还没有来得及把“修一修”说出来。

“当然，”陌生人说，“当然——但是通常我希望能单独呆着，不被人打扰。”

“不过，如果能把钟修好，我会很乐意。”他看到亨弗雷流露出一丝犹豫，便说道，“非常乐意。”亨弗雷本想道个歉就走，但听他这么一说就安心了。

陌生人转过身子，背朝着壁炉，双手背在身后。“呆会



儿，”他说，“等钟修好了，我想来点下午茶。但要等到钟修好之后。”

霍尔太太正准备离开房间——这次她没有开口套近乎，因为她不愿意当着亨弗雷先生的面自讨没趣——这时，客人问她是否安排好了到车站取行李的事情。她告诉他已经跟邮差说过了，搬运工第二天就会把行李带过来。“你能肯定没有比这更早的了吗？”他说。

她表示肯定，态度显然很冷淡。

“我有必要解释一下，”他又说道，“之前我真是太冷太累了，没顾得上说，我是一名实验研究人员。”

“是吗，先生。”霍尔太太说道，这话让她印象非常深刻。

“我的行李里面有实验仪器和装置。”

“那可真是非常有用的东西呢，先生。”霍尔太太说。

“不用说，我当然急着要继续我的研究工作。”

“那当然，先生。”

“我之所以来伊平，”他颇为慎重地说，“是——想要隐居此地。我不希望有人打扰我工作。另外，一次意外……”

“果不其然。”霍尔太太心想。

“迫使我过一种隐居生活。我的眼睛——有时会疼，视力会很弱，所以我不得不一连数小时呆在暗处，有时甚至要把自己锁起来——不时会要那样。当然现在不需要。那些时候，即使是最轻微的干扰，譬如陌生人的造访，都会让我烦不胜烦——你们要能理解就好了。”

“当然了，先生，”霍尔太太说，“如果我斗胆问一句……”

“我想说的就是这些。”陌生人说道，带着一副他随时能



摆出的沉着从容、不由分说的下结论的神气。霍尔太太只好把她的问题和同情收拾起来，留待更好的时机再说。

据亨弗雷先生后来说，霍尔太太离开房间后，客人仍旧站在壁炉前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修钟。亨弗雷先生不光把指针和钟罩拆了下来，还把机件也拆了出来；他工作时尽可能地慢手慢脚、平静从容、态度谦虚。亨弗雷先生借着身旁的灯光修钟。绿色的灯罩将一道耀眼的光线投射在他的手上、钟座上、齿轮上，而房里其他地方则昏暗不明。当他抬起头时，眼前就会浮现出一个个的色块。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拆下了钟里的零件——完全没必要的工序——想着拖延时间，也许可以和陌生人搭上话。但是陌生人静静地站在那儿，不言不语。这么悄无声息——亨弗雷不由得有些紧张。他感觉屋子里好像就只剩下他一个人了，于是抬眼望去，只见灰灰暗暗的，是那缠着绷带的脑袋，以及死死盯着他的巨大的蓝色镜片，镜片前面浮动着一一些绿色的雾点。在亨弗雷眼里，这副模样是如此诡异，他不由得怔在那儿，与陌生人茫然对视了一小会儿。然后他又埋下头来。这真是太尴尬了！应该有人来说点什么。今年这段时间的天气比往年要冷得多，他是不是该从这个说起呢？

他抬头往上看，好像是要拿那个开场白来瞄准目标似的。“这天气……”他开了口。

“你为什么不修完就走？”僵立在那的陌生人说道，显然在痛苦地强压心头的怒火，“你要做的不过是把时针固定在轴上。你这纯粹是在耍花招——”

“当然，先生——再有一会儿就好了。刚才我没留神……”